

名誉主编：钟敬文 张岱年

名人
书系

谈爱情

邓九平 主编



名人
书系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张岱年题



· 中 ·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谈爱情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梁实秋著



谈爱情

邓九平 主编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张岱年题



· 中 ·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顾问:

钟敬文	张岱年	季羨林	卞之琳	任继愈
林庚	侯仁之	冯亦代	严文井	贾植芳
吴祖光	黄苗子	郁风	陈原	丁聪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编委会:

牛汉	林斤澜	姜德明	范用	邵燕祥
乐黛云	汤一介	严秀	牧惠	舒展
母国政	李国文	蔡仲德	高莽	柳萌
王得后	谢冕	钱理群	王富仁	刘梦溪
舒乙	李景峰	张抗抗	斯好	邓九平

名誉主编: 钟敬文 张岱年

主 编: 邓九平

策 划 人: 张家勋

目 录

1	伤 逝	鲁 迅
18	初恋的我	周越然
22	初 恋	周作人
24	怀念情人	张克生
31	悼亡室黄靖贤夫人	梁漱溟
36	恋爱和求婚	林语堂
39	我的婚姻	林语堂
43	水样的春愁	郁达夫
49	我的婚姻	茅 盾
57	记爱妻莲舫	朱东润
67	致陆小曼	徐志摩
70	爱眉小札	徐志摩
76	哭 摩	陆小曼
82	赠李唯建	庐 隐
83	恋爱不是游戏	庐 隐
85	给亡妇	朱自清
89	最后一天	许广平
94	婆婆话	老 舍

99	恨	苏雪林
113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一)	冰 心
120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	冰 心
132	梦寻出路(节录)	董竹君
142	听潮的故事	鲁 彦
150	悼	陈翔鹤
159	第一个恋人	章衣萍
168	一片红叶	石评梅
171	槐园梦忆——悼念故妻程季淑女士	梁实秋
175	情书五札	梁实秋
180	我的洞房花烛夜	韩菁清
183	爱情三题	钱歌川
193	云雨荒台岂梦思	钱歌川
198	巧妇难伴拙夫眠	聂绀弩
201	一位具有现代理想的女性	钟敬文
206	怀念萧珊	巴 金
217	再忆萧珊——随想录一二〇	巴 金
220	不算情书	丁 玲
226	记胡也频	丁 玲
229	崇高的母性	黎烈文
235	寄露君	朱 湘
241	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	梁遇春
245	天 竹	叶灵凤

250	第四次逃奔	谢冰莹
261	初恋——节录日记中的片断	谢冰莹
265	恋爱与结婚	谢冰莹
272	缀	缪崇群
273	花 床	缪崇群
275	芸 姊	缪崇群
281	爱怨四人记——我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叶浅予
299	给亡妻	陆 蠡
307	关于恋爱——给傅敏的信	傅 雷
310	墙	储安平
320	伴 侣	丽 尼
324	回看血泪相和流	柯 灵
333	《干校六记》小引	钱钟书
335	写《围城》的钱钟书	杨 绛
348	我的妻子	季羨林
349	谈爱情(一)	季羨林
351	谈爱情(二)	季羨林
352	谈爱情(三)	季羨林
355	南京路上的徘徊	荒 煤
365	亡人逸事	孙 犁
369	我和小妹(二则)	冯亦代
371	完全是为了爱——《归隐书林》后记	冯亦代
374	自作自受自甘心	黄宗英

378	我一生中的第三个爱人	杨 沫
390	老伴——病中杂记	叶君健
395	胡风与我这一对“虎”	梅 志
398	长情赞——胡风与梅志	路 莘
424	做知识分子的老婆	贾植芳
433	我与贾植芳(三则)	任 敏
444	磨难人生——贾植芳与任敏	路 莘
462	贫贱夫妻	钟理和
473	给 妻	碧 野
478	漫长岁月 甘苦与共——写写我的妻子	碧 野
484	我与新风霞	吴祖光
490	“向你一生负责”	新风霞
507	论离婚	苏 青
512	再论离婚	苏 青
518	当代人的悲剧——悼杨述	韦君宜
531	月迷津渡	黄秋耘
535	我的另一半	琦 君
539	“三如堂”主人	琦 君
544	与我同车	琦 君
549	忆初恋	吴冠中
553	他和她	吴冠中
564	美国家书(节选)	汪曾祺
569	金婚的况味	绿 原

594	邂逅	范用
600	小林	许渊冲
606	如萍	许渊冲
615	愿度三好老年	黄宗江
618	我的良人	阮若珊
635	记亡妻	洁泯
640	家庭的幸福是什么	管桦
650	重逢第一篇——路翎与余明英	牛汉
655	谈爱情与诗	牛汉
659	蝴蝶梦——牛汉与吴平	路莘
666	婚后之恋	彭拜
675	写给恋人(节录)	杨静远
684	幸福的瞬间	颜学琴
687	悼亡诗自话	邓云乡
691	忆	陈香梅
696	墓前	陈香梅
699	永远活在安格尔的家园	聂华苓
703	夕阳无限好	安格尔
706	糟糠之妻不下堂	李准
709	家庭	戴煌
716	贫贱夫妻百事哀(I)	戴煌
729	贫贱夫妻百事哀(II)	戴煌
742	受难者的妻子们	路莘

748	红梅——路翎与余明英	路 莘
770	紧相随,盼君归——忆梁思成	林 洙
777	桐花季节	李国文
784	角 落	张守仁
787	初识杜鹏程	问 杉
792	爱情二题	柳 萌
796	北大荒往事(节录)	柳 萌
805	我的“第一眼”	舒 乙
808	爱情礼赞	舒 乙
812	谁说草木不通情——忆冠华	章舍之
821	怀念温小钰	汪浙成
823	我不会让你停 我的罗曼司	温小钰
834	人生旅伴	温小钰
838	我的第二个二十岁	任洪渊
845	思念在彼岸	李元洛
851	妻 儿	陈国凯
856	羊年话妻	冯苓植
860	只缘身在此山中	张香华
876	我的“饲养员”	沙叶新
879	爱情欺负什么人	蒋子龙

爱怨四人记——我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叶浅予

我在 1987 年 80 岁生日时开始写回忆录。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写我的家庭生活。从罗彩云、梁白波、戴爱莲到王人美,写这四位女性在我一生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孙女说,这样公开写自己的私生活,岂不影响你的社会声誉?我说,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倒反而能破除社会上对我的猜疑。我花了两个月时间,为这四位女性立传。在这两个月执笔期间,我全神贯注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我打破了写回忆录只写阳面不写阴面的惯例,如实向读者介绍我的婚姻与家庭。

纸上谈兵第一课

1922 年我 15 岁时,从浙江桐庐老家到杭州读中学,开始接触新世界。我的堂姐叶佩菁比我早一年出来,已在省立女子师范读书。她说我已长大成人,应该交个朋友,她愿意帮这个忙。我只从小说上读到过所谓男女之间的“爱”,倒也想探索一番。在我将近 17 岁的时候,经堂姐介绍,与女朋友王文英在女子师范的会客室里见了面。会客室位于校门过厅的一侧,人来人往。我俩老实地坐着,本来就没有什么话说,又加众目睽睽,大有如坐针毡之感。不一会儿,我便起身告辞,倒是她开口问我:“下星期还见不见?”我急忙回答:“下星期在湖边第二公园见面吧!”说罢匆匆走出校门,落荒而逃,心里却是又惊又喜:我竟然有了一个女朋友!

◆ 叶浅予 · 爱怨四人记

我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281

那以后,我们开始互写“情书”。她国文水平比我高,逼得我不得不到处去借现代文学作品,东抄西抄地对付。每逢星期天,我必去文具店买彩色的洋信纸洋信封——写“情书”用。

一来一回的情书,每星期可以两次。几个星期下来,表达情意的话多了起来,特别是几次游湖之后,似乎我俩真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的信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语句:“既然你那么对我有好感,我就承认,永远做你的……了。”这个是“私订终身”了吗!可实际上我并没当回事,认为这个不过是写情书照例要达到的“高峰”,犹如小孩玩“过家家”,用积木搭成一座房,搭到顶,推了,再重搭。因此,我回信并未表示接受还是不接受,竟然环顾左右而言他。

我交女朋友的事渐渐被学监发现,彩色的信封时常被截留。这学期末,我的“品行”被评了个“丙等”,学习成绩也降到“丙等”。这我倒不担心,因为我父亲是开南货店的生意人,对我的学业并不关心。但我总觉得在老师、同学面前太丢面子。正在这时,一位姓金的同学告诉我说,厦门大学正在招收江浙籍学生,他认识一位助教,可以介绍我们跳级报考。我把这事告诉了王文英,她不知中了什么邪,也许是要实行那“永远做你的……”的诺言,竟决定和我一起行动。

我们四男一女,都是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再搭海轮到厦门。等到达厦门大学时,考期已过,幸亏那位助教说情,校方同意我们补考。补考结果,只姓金的同学一人被录取,我们四人都进了“补习班”。混到寒假,父亲打听到我和女友结伴去厦门,急忙汇了100元路费来催我回老家。我和王文英又回到杭州。我没脸去见父亲,一个人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干着急。父亲怕我在外面干出什么丑事,亲自到杭州来押我回去。

进了家门,我父亲破口大骂。我一赌气,独自跑到县学前的一口井栏上坐着。母亲生怕发生意外,横拉竖扯把我拉回了家,哭着对我诉说:“你真糊涂,你阿爸的铺子蚀了本,关了门,从厦

门赎你回来的那一百块大洋,还是拿两亩田抵押去借来的。以后读不起书了,找个吃饭的地方,补贴补贴这个家是正经……”

这一番话使我从梦中惊醒。什么交女朋友、读大学,都抛在脑后。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赶快找个谋生之道,填饱肚皮要紧!

王文英在那天我父亲去旅馆押我时,已看出情况不妙,赶快“撤退”。我俩从此断了联系。这“纸上谈兵”的第一课,就这样结束了。

父母之命第二课

天赐良机,我在上海南京路三友实业社门市部谋到一个站柜台的职业,卖布之外兼画广告。一年之后“跳槽”,到一家书店画教科书插图。再一年,混进画报出版界画起了漫画。此时我已二十三岁,父母一心想抱孙子,不经我同意,便在桐庐老家给我定了一门亲,来信逼回去成亲。

当时,我已接受一些新思想的影响,懂得应该婚姻自由。但转念一想,婚姻自由,无非是找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终身伴侣,可我目前并没有一个这样合适的女友;再说,我周围的熟人中,也有不少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不见得家家都怨偶。据父亲信上说,他给我订的这一家,与我家“门当户对”,说不定还是一桩美满婚姻哩。另外,我对按古礼办婚事的排场很感兴趣,颇想借此机会,像演戏一样尝尝当新郎的乐趣。这种种因素凑在一起,我的终身大事便儿戏般地定了下来。

1930年冬季,我在上海一家绸缎庄置备了一身作新郎穿的长袍马褂,又为父亲筹措了一笔给我办喜事的用费,便喜气洋洋地回乡完婚。

婚礼完全按古法进行。叶家大厅照例由肖山县一家喜庆租赁行承包灯彩装潢;家里租来了迎亲花轿、凤冠霞帔、桌围椅垫;请来了厨师、艺人、轿夫和吹唱堂茗……从“吉期”前几天就开始

忙起,什么起媒、发嫁妆、发轿迎新娘、拜堂、宴请女方送亲人、闹洞房、专席宴请新娘、行“三日入厨下”仪式、办“洗厨宴”……等等,五花八门,直忙了七八天才把婚事办完。

婚后,我原准备把新娘罗彩云留在家里侍奉公婆,哪知她坚决不干,非跟我去上海不可。为了这事吵吵闹闹,甚至寻死觅活。后来还是我母亲发了话,命我带着罗彩云去上海另组小家庭,我便遵命照办。

那时,我在《上海漫画》编辑部工作,兼作云裳公司服装设计员,收入不算太低。我们租了一个前楼居住,厨房在楼下,三家合用。房东是熟人,我每天去上班,家务事便托房东太太照顾。

罗彩云从未穿过皮鞋,嫁妆里有双新皮鞋,她一到上海就穿上了。进出厨房要走楼梯,她起初还小心,扶着楼梯栏杆慢慢走,后来有点大意,竟滑了脚从半楼梯上摔下来,闪了腰。房东太太把她扶回屋里躺着。我下班回家,一听说,连忙请房东太太下了两碗面,送到床上招呼新娘子吃,罗彩云见我这当丈夫的;反过来侍候她,心里过意不去,只躺了半天就勉强起来料理家务。我心想,看来她还真是贤妻,日后也必定是位良母。为了表示谢意,我特地陪她去三马路选购了一些衣料、鞋袜和胭脂花粉等,还到一家朋友开的照相馆中,由我设计,两人头顶头地拍了一张照片,这大约是我俩唯一的合影了。

我有了家,以为日子会这样和和美地过下去,哪知道生活并不都这么如意。

第二年春天,罗彩云怀了孕,我送她回浙江老家分娩。她生了个儿子,小名申葦,族名善衍。第四年又生了个女儿,小名明明。这期间,罗彩云学会了上海少奶奶的作风,孩子交给奶妈,家务全靠娘姨,她自己什么也不管,除了逛大街以外,整天泡在麻将桌上。她从小没读过什么书,基本上是个文盲。别看不识字,打起麻将来可是精得很,什么“东西南北中”她手一摸就知道是什么牌,绝不会错。她的心思全用在这上头了。

我呢,当时以画“王先生”为起点,漫画创作正在旺盛时期。我深知自己年小时没有好好读书,底子比较薄,要想在上海站住脚,特别是要想在漫画出版界混出点名堂来,非狠下苦工夫不可。因此我任劳任怨,全力以赴。白天办《上海漫画》周刊,我既当编辑又当校对,还兼跑腿,深得几位老前辈信赖;晚上拼命读书,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在忙碌,全部心思都用在事业上。

这样,我和罗彩云越来越谈不到一块儿,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她对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钱用完了,拿钱来!”我的回答则是:“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吧!”每天下班回到家,我觉得精神上总是空空荡荡的,一点生气都没有。我宁愿独自一人到公园去坐着,但看到人家成双成对,恩恩爱爱,我心里更不是滋味,更感到孤独。有时索性喝点酒,借酒浇愁:或是同朋友一起去舞厅,抱着舞女跳几场,解解闷气。”

就在我最苦恼的时候,女画家梁白波闯进了我的生活。关于白波,我后面还要细谈,现在只说和罗彩云有关的事。

罗彩云很快就发现了我和白波的私情,有如缉私巡警一般,随时追踪袭击我们。记得1936年她“袭击”了两次。一次在上海某处亭子间,由女儿的奶奶侦察追踪,把我们抓获。罗彩云俨然以大太太自居,把白波当成姨太太来羞辱,我当时惊慌得不知所措。另一次在南京,罗彩云把她的父亲也搬了来,当面逼我“定个名份”。我被牵着鼻子送他们父女回上海,还由律师作证。写下了保证书。

我和罗彩云为什么不离婚呢?一是她不同意。她说她是明媒正娶,除非犯了族规家法,否则是不能“休”她的;另一是当时上海习惯,离婚要付一笔终身赡养费,按我的经济状况,确是力所不能及。另外,我脑子里也有封建意识,觉得罗彩云为叶家生儿育女,也是一种美德,我不能太对她不起。因此,我采取妥协态度,形成了一种我们两人都很难熬的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我把罗彩云和儿女送回老家,同我父母一起

生活。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曾回老家探望过他们。1946年我和戴爱莲去美国访问前，把女儿明明接出来寄养在张乐平家。次年我们从美国回来，明明就一直在戴爱莲的照顾下生活，后来进了舞蹈学校，继承了后母的事业。儿子申蓓1953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江苏艺术学院任教。他结婚成家后便把母亲接来同住。在这以前，经儿子劝导，罗彩云和我办了离婚手续。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牛鬼蛇神，进了监狱。罗彩云受我牵连，也遭了不少罪，生活上一直由儿子赡养。1975年我从监狱出来，女儿告诉我说，她母亲已在几年前吞服了过量的安眠药而离开了人间，临终最后一句话是：“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我心头为之一震。对她的死，当然要诅咒那场历史的浩劫，但说到她的苦，我也有责任。其实她苦，我又何尝不苦！我俩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但我毕竟有对不起她的地方。如今我已到了耄耋之年，想起这些往事，心里依然是感到内疚的。

一见钟情第三课

我和梁白波结识，是在1935年年初。那天，她拿着自己画的一幅漫画来我们编辑部找另一位编辑投稿。当时，漫画的投稿者中，女性几乎没有，所以她引起了我的注意。之后，我便以编辑身份和这位女画家打起交道来。

梁白波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女子公寓中。她以前在新华艺专和西湖艺专学过油画，后来去菲律宾的一所华侨中学教美术，最近才从那儿回国。目前她正失业，朋友介绍她向画报投稿，试着靠拿稿费过日子。

在接触中，我发现白波对我似乎颇有好感，主动约我陪她一起去吃晚饭，我们谈话很投机。我也感到，白波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总把我往她那儿吸，每天下了班，我情不自禁地便往女子公寓走，竟忘了我还有个家，老婆孩子还在家里等我吃晚

饭。

经过若干次晚间的约会,我和白波在心灵上紧紧地贴在一起了。既不像初恋那样陌生,也不像新婚那样新鲜;既是异性的同类,又是艺术上的知音,我俩一见钟情,相逢恨晚,彼此都感到是天作地设的一双,谁也无法抗拒。白波自然知道我有妻子儿女,但她不在乎。这就是30年代的浪漫主义。我呢,在罗彩云与白波之间,既甜又苦,唯其因为苦,才更觉得甜。我与白波,如同飘浮在空中的气球,一天一天地挨着。封建卫道者说,叶浅予是弃旧恋新的负心汉;个性解放者则说,叶浅予是个大胆的叛徒。

这一年春天,我和白波应津浦铁路局邀请,参加了卫生宣传列车活动。这真是一段我终生难忘的最幸福的日子。我们从浦口出发,途经蚌埠、徐州、泰安、济南、沧州,最后到达天津。每到一站,我和白波把我们画的大幅宣传画张挂起来,其他人就展开宣传。宣传结束,大家去游览名胜古迹,什么登泰山,逛趵突泉,看沧州大铁狮……其乐无穷。最后,铁路局又从天津挂上去北平的列车,招待大家游览故都北平,

在北平玩了三天,路局的人南返了,我和白波却在金鱼胡同一家公寓住了下来。我好像是逃出牢笼的小鸟,尽情享受着自己本应属于自己的天堂,白波比我更大胆,她完全不在乎世俗的议论,热烈地占有她所深爱而又属于别人的男人。我俩白天故宫、天坛、颐和园……晚上看京剧名角儿演出。我因受墨西哥漫画家珂佛罗皮斯影响,在几年前就开始画速写,这次有白波作陪(她也开始画速写了),更是画兴大发,有如皮球打足了气,出手飞快,十几天时间就画出了几百张速写。这些作品后编成了一本《旅行漫画》。

北平之游,使我和白波之间增进了思想交流,密切了艺术上的切磋,感情发展到难舍难分的程度。但是一回到上海,这一切便不得不马上中止,因为我毕竟是一个有妇之夫!